
散文組評審獎

〈鳳梨心〉

林俐馨



作者簡介

中興大學獸醫系、台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畢，曾任劇場工作者、小動物臨床獸醫、影視編劇、公職獸醫，以寫作為畢生職志。

得獎感言

謝謝羅正儀，不論有沒有獎項肯定我，都與我攜手面對生活。謝謝不知何時會出現的阿蹺老師。謝謝向田邦子。〈父親的道歉信〉讓我邊看邊大哭，想起我的父親。

近中午的菜市場，賣完的收攤等垃圾車，買好菜的趕著回家煮飯，街道幾輛連鑰匙都沒拔的臨停機車造成回堵，我繞進巷子左彎右彎，終於展開一片光明，正要催油門，路卻已到盡頭，前方污水處理管修繕此路不通。

怪手橫在路中央，上面貼了一個厚紙板：「超好吃春蜜錯過可惜」，潦草倉促的字體搭配怪手隨興暫歇的姿態，成全這片招牌為裝置藝術。日頭赤炎炎，一旁揮汗削著鳳梨的老闆微微對我笑，像苦守路邊的警察逮到一個紅燈右轉的業績，檯面上那麼多包削好待售的鳳梨，還要等幾個誤入死路的笨蛋來才能賣完呢？我買了一包。

結果真的超好吃！

甜中略帶微酸，果肉不咬舌不刺嘴，我兒吃了還想再吃，所以我成了這攤鳳梨的常客。

路修好之後，我發現這攤其實生意很好，排隊等待的人多到影響交通。

老闆邊削鳳梨邊指揮，「阿婆你卡過來咧，有車要注意」，「阿姨你減肥還沒成功，把人家擠到不能喘氣了」，「白色 TOYOTA，撞到有聲你再試試看」，旁邊兩個少女，邊笑著推打老闆「別鬧了快點削」邊把他削好的鳳梨包裝給客人，互動親暱，長相完全是老闆留長髮綁馬尾的樣子，必定就是他的女兒無誤。不過，還是有個歐巴桑，在少女身旁站了半天都沒輪到自己，才發現排錯隊伍了，罵

少女「你沒事站在這裡做什麼？不買幹嘛假裝成客人？」少女不知如何回應看向老闆求援，老闆放下鳳梨刀，說她們才不是客人呢，一手指一個少女，說「這個是來借錢的」（她正拿著一疊鈔票找錢），「這個是來送瓦斯的」（她正扶著隔壁攤的瓦斯桶休息）。

輪到我的時候，老闆問：「鳳梨心要留嗎？」我點點頭。老闆誇張地倒退兩步還露出佩服的表情說：「唉呦，很罕見，你不簡單啊。」

長大後我才知道那是可以不用吃的，一般人會選擇丟棄的鳳梨心，是我面對鳳梨時的首選，因為，我爸爸很喜歡吃鳳梨。

記憶中的鳳梨大多是酸的，就算只吃一點點，留在舌頭口腔的刺痛感，就像徒手懷抱著處處稜角、連葉子都帶刺的鳳梨，像面對我的爸爸一樣，令人想逃。

也許為了省錢，我沒有上幼稚園，爸爸自己教我們寫字算數，每天吃完晚餐後，輪流背九九乘法。糖廠的日式宿舍裡，我們站在爸爸書桌旁的走廊，眼睛只敢盯著那一片片木板，連接到漫長的彼端，雙手成稍息姿勢背在後面，扳著指頭加出下個答案，不順暢流利退下重背，通過才准去睡覺。忘了是我九九乘法背太慢，還是什麼事讓爸爸生氣，突然一巴掌過來，我眼前一片黑倒在地上，感覺一股濕熱透出褲子，透明的液體沿木板間的縫隙往前流，

往前流，不見了。

我只有屁滾尿流，暴烈倔強的姊姊曾被打到一耳暫時失聰。

所以在餐桌上，爸爸夾到我們碗裡的菜沒有誰敢拒絕，例如一入口就有蟑螂味的韭菜，或者人如其名的炒雞屎藤蛋，都認分地摒住呼吸吃掉，姊弟三人從沒有討論過，卻在餐餐的靜默中，各自研發出相同的對策，一旦爸爸開始夾他愛吃的菜分送，我們就像大胃王比賽最後五分鐘的選手，拼命清空自己的碗奔向終點，離開餐桌。

鳳梨是更高一級的考驗，看到姊姊和弟弟都曾因不願吃鳳梨被罵哭後，不論是酸是甜我都會趕快吃一塊以求解脫，某日意外發現，鳳梨心根本是救星，它既不酸也不甜，粗粗的纖維要嚼很久，呈現我一直在吃鳳梨的假象，於是爸爸不會立刻拿下一塊鳳梨給我，我很安全。

爸爸苦心栽培我拿到心算比賽幼稚園組第二名，家裡沒有買沙發也沒有床，卻在 PE2 的年代就買了一台電腦，高中當然必須念理組，因為爸爸認為念資訊科學最有前途。

大學聯考我考砸了，爸爸要我重考，就像九九乘法背太慢的懲罰，像走廊上一片片連接的木板，好漫長，且重考表示我將和小我一歲的弟弟一起考聯考，那可不只是拼命吃完碗裡飯的比賽而已，若我再次考砸呢？我以僅有的

分數，依歷年排行榜填了志願，被分發到一個我不討厭也不喜歡的科系，默默吃下這些無滋無味，每一年爸爸都叫我去重考，就這麼念完了大學五年。

來參加畢業典禮的途中，爸爸預告我說，系上的兩位重量級大老是他念屏東農專時隔壁寢室的同學，不知道見了面還記不記得。人家跟你很熟嗎？這怎麼可能記得！從校門口到系館的漫長路途，我暗自祈禱那兩位教授不要出席畢業典禮，就算系主任不得不出席，也最好致詞完就快閃不要讓爸爸有機會去相認。人家是專科插大，還到國外拿博士現在當大學教授，你呢，只有屏東農專畢業在台糖當小職員，你哪位？

糖廠包含辦公區與宿舍，有一次我中午放學回家，看到爸爸從辦公大樓迎面走來，我開口叫「爸爸」，那並肩而走的三個人都聽到了，你看我我看你，一時沒有人要承認。另兩個人指著我對爸爸說，「她長得跟你好像，一看就是你女兒」，爸爸當時臉上的表情，像是被抓到吃東西沒付錢、或有人提醒他褲子拉鍊忘了拉那樣，眼光投向無人處，逕自往前走。

當天晚餐，爸爸把這件事情告訴全家人，像是講述一則笑話說「不知道是誰，明明在家裡就很少在叫爸爸，怎麼到外面叫的那麼親熱。」彷彿白天想躲起來的人並不是他，而是我，當然我並沒有承認，跟姊姊弟弟一樣面無表

情地低著頭吃自己碗裡的飯，覺得耳朵很熱。

爸爸並不是以我為恥，長大以後我盡量這麼告訴自己。雖然我也很少讓他引以為傲。

有時候會有一股莫名的羞愧感將漲滿腦袋，必須以某些方式發洩，所謂見笑轉生氣，大概就像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去與系主任相認時的心情。

我站得很遠，看爸爸終於穿越人牆與系主任說到話，漫長的幾分鐘之後，從致詞就掛著客套笑容的系主任朝我走來，爸爸跟在後面，他也笑著。我很快地帶爸爸往餐點桌前進，夾了許多食物到他的盤子裡好讓他有點事情做，也塞了很多食物到自己嘴裡，像填塞即將爆發的火山。

回程的高速公路塞車，爸爸沒話找話聊，「餐點提供的鳳梨很好吃」，廢話只要是鳳梨你都會喜歡吧，其實沒什麼好生氣的，這一切，爆發不了的火山也無法休眠，我只想讓他丟出的善意停在空氣裡，逕自分解為沉默。他又說，「你在學校怎麼跟家裡都不一樣，系主任說你很活潑可愛」。

那應該是別人吧。我瞬間懂了，很久以前被迎面笑著這麼叫的爸爸，一定以為，眼前這小孩叫的是別人吧。

弟弟念的資訊科學確實是當今顯學，畢業後前程似錦一帆風順，我把獸醫師執照可以做的工作全都換完一輪，不想繼續這無滋無味，去念了爸爸罵我浪費時間、絕對會餓死的北藝大研究所，此後爸爸向親戚提起的小孩成就不

再有我，我雖沒有被正式逐出家門但在外租屋，北投家到學校只要十分鐘，租屋處要半小時。

幸好有數理家教可支付自己的生活費，學生大多經濟條件不差，每踏入各家豪宅，在玄關換拖鞋時都自慚形穢。有個主修長笛的國中女生，夢幻甜美直逼偶像團體，但數學從沒及格過，上到第二堂課發現她有問題的是基本的乘法，讓她背九九乘法，她像演唱抒情歌一樣隨前奏陶醉搖晃，慢慢唱出 212、224、236……，突然她停下來，嘟起嘴皺眉頭，漾出令人融化的甜美無辜笑容說：「忘記了，啾咪」。

研究所畢業之後雖然沒有立刻餓死，但「如何生存下去」照三餐來考驗我，有些事情在心裡被證明了，只是嘴上沒必要承認。順應時代潮流與爸爸的期待去考公務員，回到一個安全的環境裡，可以預期的乏味是自己選的，只在領到月初的薪水才感覺活著。

我的業務之一，每個月要到農委會參加全省毛豬運銷協調會，這種例行性會議，一遇上毛豬價格飆漲或崩盤，就看到養豬業者與肉商業者把對方當成殺父仇人，馬蹄形的會議桌變成競技場，每次發言機會都背負著鄉親賴以維生的事業，進攻一尺、退讓一寸都關係著新台幣，多或少幾百隻差在哪裡？尊嚴榮辱，奇摩子而已，爭的就是一口氣而已。

擺不平的話，由主席來喬，委請台灣糖業公司養豬事業部吸收或釋出幾千隻肉豬給 XX 縣，「請問有問題嗎？」台糖代表動也不動，表情木然。主席提高音量，字字帶著警告，「請問，有問題嗎？」台糖代表按下麥克風，囁囁嚶嚶地說「有……有點困難」，主席有時會戲劇性地拍桌子站起來有時不會，有時好言相勸有時直接做出結論「那麼不足的部分就全部委請台糖支援，其他問題洽悉，散會」。

戲散場了，大家紛紛領便當簽退，我才看到台糖代表還坐在位置上，動也不動，表情木然，從耳朵到脖子都通紅。

他低著頭走路的背影我不敢太靠近，窗外既沒下雨也沒有太陽，不知為何我想到「陰天打孩子」這句話，硬生生吞下的這口氣，回去之後他將會是以什麼表情、發洩在誰身上呢？

電梯門快關了，我快步追上，電梯門再度打開，整個電梯只有台糖代表一人站在按鈕旁的位置，對我擠出客套牽強的微笑，讓他看起來更加令人生氣，我說「不用了，我等下一班，謝謝」，看著電梯門將這張窩囊的臉關上。

爸爸從工作了三十幾年的台糖退休，雖然領了優退但不是自願的，爸爸的學歷與能力絕對不差，但凡是相處過、約略明白公部門運行規則的人必能斷言，升官永遠輪不到他。

退休那年，在同事邀約下，爸爸帶媽媽參加為期一個月的歐洲自助旅行，這是爸爸第一次出國，繼蜜月後與媽媽的第一次長途旅行。媽媽回來告訴我們，除了有附早餐的飯店或青年旅館之外，當大家品嚐德國豬腳或法國小羊排等非吃不可的異國美食，爸爸幾乎餐餐都以自己帶去的鳳梨酥自理，認識多年的同事當然知道他是為了省錢，依然故意虧他：「鳳梨酥有這麼好吃嗎？」爸爸笑說：「外國人來台灣都特地買這個呢。」。

我實在不知道他省這些錢要做什麼？玩得這麼沒有品質沒有品味要做什麼？他帶回三頂義大利的帽子給我們當禮物，據說非常貴，我只覺得非常醜，不會有任何場合用得上。

生了兩個孩子之後，我跟全天下的爸媽一樣覺得自己的寶寶超可愛，臉書上從沒有自拍照上傳，卻常把小孩學爬、學站、吃東西糊得滿臉都是、哭到涕淚縱橫、睡覺時的嘴角上揚的時刻分秒炫耀給大家看。

某日，我製作了一張母女對比圖，左邊是八個月的女兒爬行時的側臉，右邊是快滿周歲的我爬行時的側臉，角度、表情、眼神都有 98% 相似，標題為「猜猜哪個是我」。爸爸留言說，「左邊那張是我，可是你小時候沒有這麼胖」。什麼跟什麼啊？答非所問。

自此誤導了接下來的留言，樓歪成討論左邊那張照片

裡的人是爸爸還是媽媽，那正鼓勵寶寶往前爬的我，長髮全往後梳成丸子頭，連瀏海也正好被風吹到不見，一張剛毅的臉常被誤認成男人，那角度、表情、眼神，像爸爸。

老闆削好了我買的鳳梨裝成一袋，另附贈一大袋鳳梨心，不知道累積了多少顆鳳梨集結而成，大概是鳳梨肉的兩倍量。老闆說：「你回去就跟苦瓜一起煮，看是要加排骨還是雞肉都很好吃。」我回家之後，加了小孩喜歡的紅蘿蔔洋蔥和雞肉，煮得整間廚房到餐桌都是鳳梨的香氣，湯甘甜好喝，一口接一口，喝到第三口的時候我必須承認，他說的是對的。

缺了苦瓜就沒有層次，太甜了。

散文或可以閱讀之難易來區分「輕」或「重」。「重散文」文字密度高，讀者往往得一遍遍反覆閱讀才能完整感受作者鋪陳的意境或其文意之美；「輕散文」文詞輕巧，帶引讀者注意愉快的一路到底。

本屆得獎作品〈鳳梨心〉是一篇「輕散文」，作者以富節奏感的文字，帶領讀者從誤入小巷巧遇鳳梨攤開場，一路東沾西惹，輕巧串接，一路都有鳳梨，直到文末還是別有滋味的輕輕扣回鳳梨心味覺主題上。

這類輕散文看似輕鬆愉快，但必要的內涵、節奏感以及段落的承轉，稍微偏差，恐怕就會淪為輕浮瑣碎的文章。〈鳳梨心〉看似隨筆運行，其實環環相扣，布局嚴實。特別是親情為主題的書寫，因太多人寫，套數幾乎用盡，要出色並不容易。本篇儘管輕巧跳躍，難得的是該提的也都輕輕點到，確實別有滋味。